



母亲

高尔基著

母 亲

高尔基著

南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М.ГОРЬКИЙ

МАТЬ

据 М.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4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封面木刻: 叶 然

母 亲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字数 29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1}{8}$ 插页 3

195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73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1973 年 5 月北京第 12 次印刷

书号 10019·474 定价 1.03 元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出版说明

《母亲》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最著名的作品。这部小说通过巴威尔和母亲尼洛夫娜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再现了正在觉醒的俄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革命前夕所做的斗争，并显示了革命的必然到来。作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用典型而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强烈的革命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作用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这部小说第一次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因此，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全新的历史时期。

《母亲》在1907年出版以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六十多年来，《母亲》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鼓舞了无数革命战士的斗志。今天，在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这部革命文学作品，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传统、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在出版的这个新的译本，是根据俄文原著翻译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77

主要人物表

巴威尔（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符拉索夫。小名：“巴沙”。爱称：“巴甫鲁沙”）——工人。

符拉索娃（彼拉盖雅·尼洛夫娜·符拉索娃）——巴威尔的母亲。

米哈依尔·符拉索夫——老钳工，巴威尔的父亲。

霍霍尔（安德烈·奥尼西莫维奇·那霍德卡。小名：“安德留沙”）——工人。

雷宾（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雷宾）——工厂的伙伙，后为农村木焦油工场的雇工。

娜塔莎（娜塔莎·华西里也夫娜）——小学女教师。

莎馨卡（亚历克山特拉的爱称，小名“莎夏”）——革命工作者。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地方自治局职员，革命工作者。

索菲亚——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姐姐。

尼古拉·维索夫希柯夫——工人。

叶戈尔·伊凡诺维奇——革命工作者。

柳德密拉——革命工作者，负责地下印刷所。

伊凡·达尼洛维奇——医生。

菲奥多尔·马琴（小名：“菲佳”。爱称：“菲奇卡”）——工人。

西佐夫——老铸工，菲佳的伯父。

葛里哥里·萨莫依洛夫（小名：“葛利沙”）——工人。

伊凡·蒲金——工人。

菲奥多尔·蒲金——工人。

华西里·古塞夫——工人。

伊凡·古塞夫——工人。

叶菲姆——青年农民，农村木焦油工场的雇工。

伊格纳季——同上。

雅柯夫——同上。

萨威里——工人，雅柯夫的堂兄弟。

斯吉潘——青年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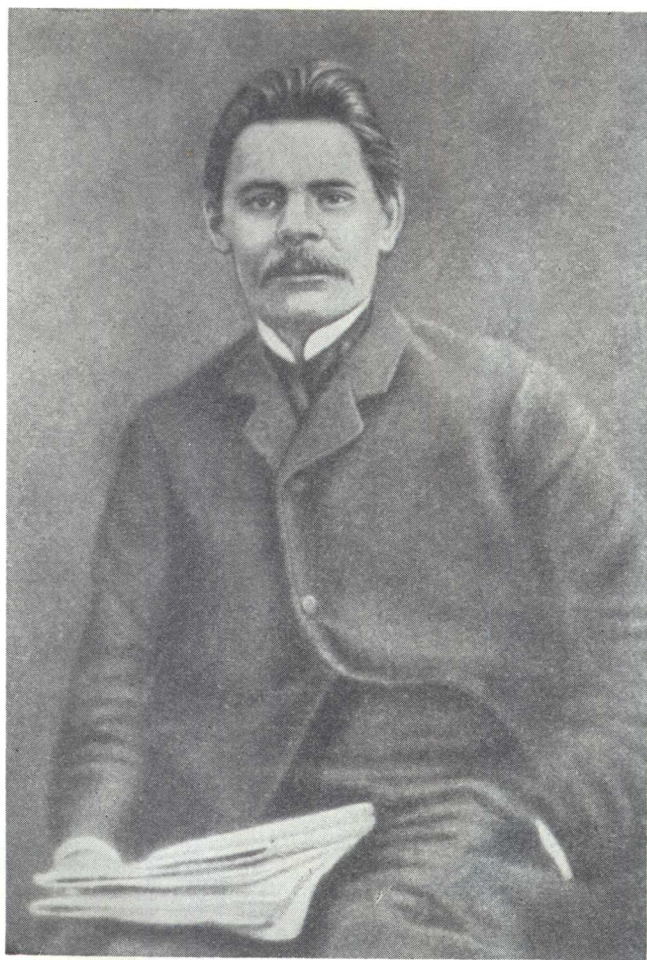
塔齐扬娜——斯吉潘的妻子。

彼得——青年农民。

郭本——铁匠。

玛丽亚·考尔松诺娃——女商贩。

依萨·高尔博夫——暗探，工厂考勤员。



М. Горький

1906

第一部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发出颤抖的吼叫，那些脸色阴郁、在睡眠中未能使筋肉恢复疲劳的人们，一听见这吼叫声，都象受惊的蟑螂一样，从灰色的小房子里跑了出来。在寒冷的黎明中，他们沿着从未铺修过的道路，向一座座高大的、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射着泥泞不堪的道路，摆出一副冷漠自负的模样等待着他们。污泥在脚下噗哧噗哧地响着。睡眠惺忪的人们的嘶哑叫喊声不时传了过来，怒冲冲的粗野谩骂声划破寒冷的空气，而迎面刮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机器的轰鸣声和蒸汽的嘶叫声。高高的黑烟囱，象一根根粗棍子，矗立在灰蒙蒙的上空，样子阴沉而严厉。

太阳落山了，它那血红的余辉在家家玻璃窗上疲倦地闪烁着，——这时，工厂从它的石头胸腔里把人们象废渣一样抛了出来。他们满脸污黑，一身油烟，散发着机油的臭味，露着饥饿的牙齿，又沿着老路走了回去。这时，他们的声音里已流露出一点生气，甚至有一股高兴劲儿——因为这一天苦役般的劳动总算结束了，到家能吃上一顿晚饭，而且可以休息。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精力。在一生中又毫无痕迹地被勾掉了一天，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接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眼下还能休息和尝到

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乐趣，也就心满意足了。

每逢假日，他们都要睡到十点钟左右，然后，有家小的中年人，换上自己最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把那些对教堂不感兴趣的年轻人骂个不休。他们从教堂回到家里，吃过馅饼，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黄昏。

长年的积劳损害了他们的胃口，为了能吃下东西，他们就大量喝酒，用烈性烧酒来刺激食欲。

傍晚，他们在街上懒洋洋地闲逛，有套鞋的人，哪怕天不下雨，也把套鞋穿上；有雨伞的，即使出着太阳，也把雨伞带上。

他们彼此见面时，讲工厂，谈机器，骂工头，——说的和想的都是与做工有关的事。在这千篇一律的枯燥日子里，呆板的、无能为力的思想不时也迸发出一些孤零零的火花。一回到家里，他们就和妻子吵闹，甚至常常挥舞拳头痛打她们。年轻人常下小酒馆，或者晚上轮流到各家聚会，拉手风琴，唱淫荡难听的小调，跳舞，说下流话，酗酒。疲惫不堪的人们，很快就喝醉了，郁积在心头的那股病态的无名火，顿时发作起来，非得找个地方发泄不可。因此，只要一有发泄这种焦躁心情的机会，人们就从不放过，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便会象疯狂的野兽一般互相厮打，往往打得头破血流，有时打成残废，甚至把人打死。

在人们的关系中，更多的是潜藏在内心的憎恨的感情，这种感情和他们无法恢复的肉体疲劳一样，已经根深蒂固。人一生下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灵的痼疾，它象阴影一样，一直伴随人们进入坟墓。这种病态心理促使人们在一生当中盲目而残酷地干出许多令人厌恶的勾当。

在休息的日子里，年轻人总是深夜回家，有的衣服撕破、浑身泥污、鼻青脸肿，但还幸灾乐祸地夸耀怎样痛打了伙伴；有的

受了欺负，满肚子怒火，或是流着委屈的眼泪。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露出一副狼狈相，令人可怜而又可厌。有些父母往往把这些小伙子硬拉回家。他们常常在路旁的墙根底下或小酒馆里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握紧拳头朝儿子被烈性烧酒灌得发软的身体打去，回到家里，好歹照料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一早，当汽笛的怒吼声象乌黑的溪水似的在空中奔腾而来时，还要叫醒他们去上工。

虽然父母们凶狠地打骂孩子，但是，在老一辈看来，年轻人喝酒、打架，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他们年轻时也同样酗酒、斗殴，也挨父母的打。生活始终就是这样，——它象一条浑浊的河流，平稳而缓慢，年复一年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他们的全部生活，受着年深日久的顽固习惯所束缚，每天想的和做的都是老一套，所以，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

有些陌生人偶尔从外地来到这里。起初，他们引人注目，只因为他们是些外来人；后来，他们讲到自己做过工的地方的一些情况，才稍稍引起人们一点表面的兴趣；不久，这种新奇的东西从他们身上逐渐消失。人们对他们习惯了，他们也就不再引人注目了。从他们讲的事情里，大家了解到：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是，某些外来人有时讲出一些在工人区从未听到过的事情。大家并不跟他们争辩，但对他们的奇谈怪论却是半信半疑。听了他们的话，有的人心里产生了盲目的愤怒，另一些人感觉到隐隐的不安，第三种人则为某种模糊的希望而担忧。为了摆脱这种不必要的、妨碍他们生活的惊恐，他们就更加厉害地喝起酒来。

只要发现某个异乡人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工人区的人们

就久久难忘，不由得对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戒心。他们生怕这种人会把什么东西带进他们的生活中来，以致打乱他们无聊的生活常规，这种生活虽说很苦，但毕竟还算平平稳稳。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始终如一的生活重压，也从不指望会变得更好一点，并且认为任何变化只能使这种压迫更加沉重。

工人区的人们总是不声不响地躲开这些谈论新鲜事物的人。这些人只好离开，再流浪到别处去，有的即使留在厂里，不是变得和周围的人一样，就是孤单单地过着日子……

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就死去了。

2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他的须发浓密、脸色阴沉、眼睛细小；他那双小眼睛从浓眉下边看人时，总带着猜疑的、不怀好意的冷笑。他是厂里最好的钳工，工人区数他的力气最大，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挣钱很少。每逢假日，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都怕他。有人也想打他，但都没有打成。符拉索夫只要见人向他袭来，便拣起石头、木板或铁块，宽宽地叉开两腿，一声不吭地等着对手。他那从眼角直到脖子长满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使人见而生畏。尤其令人害怕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细小而且锋利，象钢钻一样刺人，不管是谁，只要和他的目光相遇，都会感到自己面前的这个人有一股无所畏惧的蛮劲，随时准备毫不留情地痛打别人。

“喂，给我滚开，畜生！”他闷声闷气地骂道。从他满脸浓密

的胡须里，露出一排大黄牙。于是人们纷纷走散，一边胆怯地嗷嗷叫着，回骂几句。

“畜生！”他又朝着人们背后短促地骂了一声，两眼露出象锥子一样刺人的冷笑。然后，他挑衅似的昂着头，跟在人们后面喊道：

“喂，——谁想找死？”

谁也不想找死。

他平常很少讲话，“畜生”这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这样称呼警察和工厂里的上司，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

“畜生，你看见没有——裤子破啦！”

在儿子巴威尔十四岁那年，符拉索夫有一次想揪住他的头发痛打一顿。巴威尔操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简短干脆地说：

“不许动手……”

“怎么？”父亲一面说，一面向瘦高的儿子慢慢逼近，就象一个人影移近白桦树似的。

“够了！”巴威尔说。“我再不吃你这一套了……”

接着，他扬起了锤子。

父亲看了他一眼，把毛茸茸的大手往身后一背，冷笑着说：

“好呵……”

然后，他重重地叹口气，又补上一句：

“嘿，你这个畜生……”

这事发生后不久，他对妻子说：

“不许再向我要钱，巴威尔这小子可以养活你了……”

“你要把钱全都拿去喝光吗？”她壮了壮胆，问道。

“你管不着，畜生！我要去搞女人呐……”

他并没有去搞女人，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几乎有两年光

景，他再也不管儿子的事，也不和儿子说话。

他有一条跟他自己一样粗壮的毛茸茸的狗。这条狗每天跟着他到工厂，傍晚时又在厂门口等他。每到假日，符拉索夫都要去逛小酒馆。他默默地走着，目光在人们的脸上扫来扫去，好象在寻找什么人。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整天跟在符拉索夫的后头。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坐下来吃晚饭，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他不打它，不骂它，但从来也不爱抚它。吃罢晚饭，要是妻子收拾得稍微慢点，他就把碗碟从桌上摔到地下，然后掏出一瓶酒摆在面前，背靠着墙，闭着眼，张大嘴巴，用一种低沉的、令人忧伤的声音哼起小曲来。从他的嘴里呜噜呜噜地发出一些凄凉而又难听的声音，震得面包屑从胡须上纷纷落下；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胡须——独自哼着。歌词谁也听不懂，声音拖得很长，调子象冬天的狼嗥。他一直唱到把一瓶酒喝得精光，然后侧身倒在长板凳上或是趴在桌子上，一觉睡到汽笛声响。那条狗就一直卧在他的身旁。

他患疝气病死了。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在床上乱滚，两眼紧闭，牙咬得咯咯直响。他有时对妻子说：

“拿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吧……”

医生吩咐给他作热敷，并且说要动手术，病人当天就得送进医院。

“去他妈的，——我自己会死！……畜生！”米哈依尔声音瘖哑地喊道。

医生走后，妻子含着眼泪劝他去动手术，他紧握拳头，威胁她说：

“我要是好了——你更倒霉！”

早上，正当汽笛呼唤人们上工的时候，他死了。他躺在棺材

里，张着嘴，可是，却怒冲冲地皱着眉头。给他送葬的，有他的妻子，儿子，狗，被工厂开除的小偷、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柯夫，还有工人区的几个乞丐。他的妻子低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没有哭。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棺材，便停下来，划着十字，互相谈论着：

“那个人死了，彼拉盖雅可该松口气了……”

一些人纠正说：

“死的不是人，而是——一头牲口……”

棺材埋好后，人们都散了，而那条狗留下不走，蹲在掘出的新土上，不声不响地在坟旁嗅了很久。过了几天，不知是谁把那条狗也打死了……

3

父亲死去大约两个礼拜了，一个礼拜天，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大醉，回到家里。他东倒西歪，走到对着房门的屋角里，象他父亲那样紧握拳头，朝桌子上猛地一敲，向母亲喊道：

“把晚饭端来！”

母亲走到他的身边，挨着他坐下，把儿子的头搂在怀里，拥抱着他。他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反抗着，嘴里嚷道：

“妈妈，——快点！……”

“你这傻孩子！”母亲制止住他的反抗，伤心而又温柔地说。

“我还要抽烟呢！把爸爸的烟斗给我……”巴威尔吃力地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喝醉。烧酒使他浑身无力，但他还没有醉得不省人事，脑子里不断地闪动着一个问题：

“我醉了吗？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羞愧，母亲悲伤的眼神使他感动。他想哭，为了克制住这种冲动，他竭力装出比原来更加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汗湿的蓬乱的头发，轻声说：

“你可不该干这种事呵……”

他感到一阵恶心。等他剧烈地呕吐一阵之后，母亲服侍他躺到床上，在他苍白的前额敷上一条湿毛巾。他逐渐清醒一些，但是感到身子底下和周围的一切都象波浪一样上下摇晃。他觉得眼皮很重，嘴里有一种难受的苦味，从睫毛缝里望着母亲宽宽的脸，胡乱想道：

“看来，我喝酒还太早了点，人家喝了——没有什么，我却觉得恶心……”

母亲柔和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你要是喝起酒来，还怎么能养活妈妈呢……”

他紧紧地闭着眼睛，说：

“大家都喝呵……”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儿子说得不错。她自己明白，除了小酒馆，人们再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但是，她还是说：

“你——别再喝酒啦！你爸爸把你该喝的那一份早替你喝光了。他把我折磨得够受了……你也该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

巴威尔听到这些悲伤而温柔的话，想起父亲在世时，母亲在家里就跟没有她这个人似的，默默无语，总是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打。巴威尔为了不和父亲碰面，近来很少在家，因而和妈妈也疏远了。现在他逐渐清醒过来，仔细地端详着